



週末

小品文集
朱靖華等作

北京大衆出版社

8
C7

題 末

(小藝文集)

朱靖華等作

北京大眾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從「北京日報」文化生活版上選出的諷刺小品。這些作品用短小精悍、生動活潑的諷刺形式，揭露和批評了人們意識中所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，以及工作中的官僚主義、事務主義等缺點。

週 末

(小品文集)

朱 靖 華 等 作

*

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

*

(5001)787×1092耗 1/32·2 7/8印張·57,000字

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0,000册 定價：2,900元

目 錄

週末	朱靖華	一
出差的人	沈明	七
穿夏布大褂的人	孫輯黑	二
辛辛苦苦	孫輯黑	一五
羅圈架	孫輯黑	元
夏主任	考誠	三
事必躬親	陳如雲	元
病人	沙鷗	三
搬家	沙鷗	四
言行對照	楊凡	四
萬能磨床旅京記	羽立	四
一個廣播收聽小組的故事	司馬麟	五
「會議勝利結束」	谷莊	五
開船	懷錦	六
在彩雲之上	楊凡	七

學習成績「良好」……

竅門呢，還是邪門？……

後記……

張念嘉 次

楊樹基、沐偉

全 三

週 末

朱 靖 華

「今天才星期三。」小趙懶懶地扯下了一頁日曆，並長吁了一口氣。

「今天星期四了。」小趙照例扯着日曆自言自語地說，「我應該準備好衣服哩。」他連忙找出了那套每逢假日才穿的呢子制服，刷了半天灰塵，並把褲子疊好放在枕頭底下，這樣，可以把褲子壓得筆挺，跳起探戈舞來才神氣。

「星期五了，明天就是星期六啦！」小趙吃罷晚飯，如風如電地跑到傳達室的電話機旁。

「喂，哪裏？馬同志在不在？……什麼，不在？他上哪兒去了？……喂喂，勞駕，順便打聽一下，明天你們那兒有舞會嗎？……什麼？沒有。……」真掃興。

「喂，哦，你就是老李吧，我是小趙呀。怎麼樣？明天你們那兒有沒有……對啦，舞會……怎麼？票剛發完了，……喂喂，不能給想個辦法……唔，那就算了。」小趙有些着急了。

「喂，請宋真同志接電話。……什麼？正在開討論會不接電話？」叭！小趙用力把電話耳機一摔，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

「同志，小心點，別把電話機摔壞了！」傳達同志提醒着。小趙回頭瞪了一眼，大有「你還能管得着我嗎」的氣概。

還是往小孫那裏打吧，他那裏每星期都有，雖然地方小點不大過癮，但是，他那裏有個

舞伴挺漂亮，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探戈舞跳起來像波浪一樣。那一次我請她跳了一次，她還直誇我跳得棒呢。後來在場子裏跳時，我總覺得她躲在別人肩膀後面偷偷地在瞅我……。

「同志，你打不打電話？我已纏等了半個多鐘頭了。」原來後面還有等着打電話的人呢。

「我打，當然打。」他連忙接住電話機。

「喂，招待所嗎？蘇同志在不在？……啊呀，小孫，可找到你了……對了，舞會。給我搞一張票吧！……好好，謝謝。明天七點鐘我準去找你。」

臨走出門，旁邊等着打電話的人瞪了他兩眼。

小趙的目的達到了。他眉飛色舞，心裏一面想着大眼睛，一面跳着快三步舞回宿舍，活像颳着一陣旋風。

這一夜，照例是小趙每週中最苦惱的一夜，總是要失眠的。這次事先他吃了一片安眠藥，夜裏還醒了三次。第三次從夢中驚醒時才四點鐘，但以後潮來覆去再也睡不着，一直熬到天亮。

小趙雖然紅腫着眼泡走進辦公室，但精神好像很愉快，因為總算熬到星期六了。周圍算盤子打得嘩啦啦地響，電話鈴一次一次地直響，大家工作忙得很呢。可是小趙抱着一本帳，一會提起鋼筆，一會拉開抽屜，一會站起來，一會坐下，一會出去又進來……誰也不知道他要幹什麼。

「今天下午一定要理髮，記着，不理髮怎麼能跳舞！」小趙心想。

「趙同志，十一月份帳平不起來，請你翻開現金帳和我對一對。」王連江對小趙說。
「嗯，什麼？……」小趙莫名其妙。

「咱們對一對十一月份的開支帳。找着了嗎？聽好，十一月一日，支出六百萬元。」

「嗯，有了。」小趙按着一筆六十萬的帳，連忙點了一個紅點。

「又，十一月三日，支出五百零八萬元。」

「大眼睛……」小趙心想，隨手又在帳上點了個紅點。

「怎麼這個帳老對不起來，差這麼多！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？」王連江急得滿頭大汗。
「我對的最仔細不過了，我敢保證。」小趙理直氣壯地說。

一上午過去了。

中午吃完飯，小趙跑到附近的理髮館，嚇，這麼多人等着。又跑到另一家理髮館，嚇，又是這麼多人，結果髮沒理成。

「這些人爲什麼偏偏都在這個時間理髮？真跟我找髒捏！唉，等下午上班後，抽個時間再去理吧。」

不湊巧，下午科長召集了一個會，討論機關的預算。

會場的情緒熱火朝天。

這個說：「我們必須按照總路線的精神辦事，公雜費全年可以少做五千萬元的預算，爲

了工業化，要節約。」

那個說：「對，參觀費每月也可再省去兩百萬。去年的經驗，未用完上報的有五分之一還多。」

「髮什麼時候理呢？一下班就去，也許還能來得及。」小趙望着牆上的電鐘想。

不久，會議進入新的階段，大家的情緒越發高漲了，普遍要求把各項預算依次做更精確的審查。

「關於事業費，我有個意見……」王連江搶着說。

「時間怎麼過得這樣慢！還有三個鐘頭才到七點呢。一秒，兩秒，三秒……」爲了磨時間，小趙簡直在心裏數起數來了。

「現在來談一談修繕費。……」科長說。

「我要到廁所去。」小趙覺得這樣提出，可以提醒大家：會開的太長了。

但回來後，會開得更加熱烈。「我真不懂，這些人的精力怎麼這樣旺盛！好，隨你們的吧，我就索性想想我自己的事情……今天我要和那大眼睛跳一場探戈舞。嗯，我要把我的八步舞露一手給她瞧瞧，就這樣，一二三四……」

好容易挨到會開完了。小趙一溜烟跑回了宿舍。

「髮理不成，鬍子可得刮刮呀。噢，刀片哪裏去了？」他翻了這個抽屜，又翻了那個抽屜，最後甚至翻開了皮箱，但是都找不着。怎麼辦？真倒霉！

「對了，王連江有一張削鉛筆用的刀片呢，就是太鈍了。唉，鈍就鈍吧，鈍了也比沒有強。」

他匆匆地往下巴上抹胰子，胰子沫四面八方地飛濺。

「吃——」第一刀子，左下巴就給拉了一道血口子。

「真他媽的倒霉！」他急忙用左手去按傷口，極力想止住血，「這多難看！」

最後，小趙對鏡子望着自己的臉——整個下巴都刮青了，有好幾處隱隱作痛。刀子太鈍了！

「啊呀，六點十分了，時間怎麼忽然過得這麼快！天總是不隨人願的。快換衣服。」他一個箭步向前把枕頭一掀，隨地拉出三天前就壓委的呢子褲子，慌忙穿皮帶，皮帶的銅鼻子震得叮叮噹噹響。

一會棉褲脫下扔在牀背上，一會把棉襖無意扔到牆角裏，一會一隻襪子飛到天上，另一隻則誤扔到刷牙缸子裏……

衣服總算換好了，可是皮鞋還忘了擦油呢，真他媽的，都是開會開的！弄得我這樣狼狽。



臨出門又邁回來，拿起小瓶用力往身上洒了幾滴香水。

大眼睛，探戈舞……——小趙心想：遲了遲了，快走快走。

起風了，颼颼颼，小趙的褲子也被颼得颼颼。

忽然，一陣風吹進小趙嘴裏，肚子涼森森的……哎呀，還沒有吃晚飯呢。

一陣狂風，吹起一片砂礫打在玻璃窗上。

「害得我好苦，六十萬當了六百萬，這個帳怎麼能對得起來！」王連江捶了一下桌子，「這成什麼話！別人也跳舞，但人家都把工作搞得好好的。他呢，我非向他提意見不可。」

一直對到十一點多，王連江才把帳對好了，睡下去。

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一陣歌聲把他驚醒。

「在那遙遠的地方，有一個好姑娘，嗚——擦，嗚——擦。」

王連江厭倦地看了看手錶，好傢伙，夜裏兩點了。

「人們走過了她……她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小趙一連打了兩個噴嚏，擤了一把鼻涕。

清早，王連江吃罷了早飯還未見小趙起床。「哎喲，哎喲……」小趙蒙着頭正在呻吟

呢。
昨夜風大，他感冒了。

但是，誰曉得下星期六他的病還會不會加重呢？

出差的人

洗明

八月天，車廂裏很熱很悶。車子還沒有開。剛上車的旅客正忙着找座位，忙着把行李往行李架上堆。早一點上車的人，一切早歸置好了，顯得十分悠閒地揮着扇子欣賞着站台上開得鮮紅的美人蕉。坐在我身邊的這位同志，熱得連長褲也脫掉了，只穿一條淺藍布的短褲，還一個勁兒地在揮着他那把桃形小蒲扇。他很仔細地將那條卡嘰布長褲摺疊起來，墊坐在屁股下面。他看了一下錶，漫不經心地自語道：「還有五分鐘。」接着，又彷彿是對我發言似地說道：「這秋老虎真，我看，過不了天津準有一場雨。」「嗯。」我覺得他的推測倒不是沒有可能的，便表示了同意。

在他耳側的衣服鈎上，掛着他的一隻鼓脹脹的黑皮公事包。就從這隻黑皮包上我猜想：我的旅伴至少是一個職位不低的幹部吧。因此，我默默地對我的旅伴懷着敬意。

不一會，一陣電鈴響過了，汽笛吼叫着，列車緩緩開動。

我的旅伴躬着腰在旅行袋裏摸出一雙精緻的草拖鞋，像在自己家裏一樣，把皮鞋換掉了。而後，又從黑皮靴裏取出一包仁丹，撕開封口，倒了幾粒在掌心裏，一仰脖，便吞了下去。瞧着他這一連串熟練的動作，我不免暗中驚佩：一定是常出門的人，懂得旅途生活該怎麼辦，該怎麼才過得像在家裏一樣舒適。正常我還陷於思索的時候，我的旅伴早已經和坐在

對面的那兩位同志聊開了。

他首先聲明：自己是「八·一五」的幹部，參加革命已經好幾年了，最近這兩年，才調他搞器材供應的工作，而且專跑外碼頭。他得意地形容着自己：「嘿嘿，車廂就是我的辦公室哩！」

這以後，我還繼續聽到他的關於一個人出門在外如何事事不吃虧的經驗之談。他激動地發揮着，想爭取更多的人承認他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了不起的出門人。他的一緒頭髮搭拉下來，隨着他的手勢在眉目間左右跳動。

列車快到豐台站了，列車員用話筒通知旅客，把車票準備好，馬上開始查票。說也奇怪，當一聽到要查票的消息的時候，我兩旅伴的談話竟會突然停止，而且，在他臉上還出現了一種侷促不安的神色。他在自己的口袋裏摸索了一陣，然後站起來對我說：「勞駕閃一閃，我得去補票。」

「補票？」

「是的。我是拿月台票上車的。」我的旅伴立即又恢復了他那一貫老練和鎮靜的神情。

「拿月台票上車！」我奇怪得驚叫起來。

正在這時候，檢票員來到我們身邊。

「同志，您的票？」檢票員向我的旅伴伸出手。

「沒有。我補票好了。」我的旅伴平靜地回答。

「爲什麼不買票呢？」

「同志，票不好買？公事太急，等不得呀！」

「你有公事，就應該違犯鐵路規章嗎？」

「怎麼是我違犯規章？在北京，你們爲什麼不多賣點票呢？天天一大早就去排隊，誰吃得消呀？」聽我的旅伴倒還理直氣壯哩！他大聲地說着話，嘴巴一咧一咧地讓人看出他那一口不整齊的「山」字形的門牙。

「票難買，那是因爲江南漲水，車次減少了，」檢票員耐心地解釋，「可是，也不應該不買票呀！」

「誰說我不買票，這不是月台票？你們要罰，罰我的款就是了，反正……」他可不是想說「反正我已上了車」，還是要說「反正是用公家的錢」，我不知道，但，我的旅伴到這時候還不承認錯誤，還有心開玩笑，耍花腔，難免不激起同車旅客的憤怒。

「罰款？同志，你是幹部呀！買月台票上車，太不像話了！」鄰座的一個學生站起來說。

「誰說我不像話？我是一個出差的人，晚一天走就會晚一天到，耽誤了國家的公事誰負責？」我的旅伴的眉毛古怪地擰成了疙瘩，兇惡地還擊着別人的批評。

這時候，很多人都看清了我的旅伴的嘴臉，半節車廂都騷動起來，旅客們你一嘴我一嘴地議論着。

「你有公事，誰也不是度蜜月！」

「這簡直是不講理……」

「幹部更應該守法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同志們請安靜點！」檢票員大聲地說着，「這位同志拿月台票乘車是違犯鐵路規章的。同志們的批評是正確的。我們現在，要請這位同志到列車長那裏去搞清楚這個問題，按照規章補票罰款。」

「請他在前一站下車吧，要不然，下一次他還會這麼幹的。……」一個尖嗓子喊着。

「是呀，讓他下車吧……」好幾個人的聲音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於是，我的旅伴跟隨着檢票員向另一節車廂走去，他腳上還拖着那雙精緻的草拖鞋，像是去餐車用膳，那麼步履安閒。

「這傢伙幹這種事恐怕是老手了。」我聽見坐在對面的那兩位同志在悄聲議論。我瞅瞅我身旁的那隻發亮的黑皮包，心裏像是吃了一塊肥皂那麼堵得慌。有誰能料到呢？幾分鐘以前，我竟和一個「體面的」無賴並坐在一起。

穿夏布大褂的人

孫輯黑

星期六的下午，技術員老張打扮得像個「新郎」。他鼻梁上架着金絲眼鏡，上身穿着白紡綢襯衣，下身是白派力司長褲，褲線筆挺。

「老張，看樣子，今天是喝喜酒的日子。」小趙俏皮地說。

「別損人。今兒晚上要去參加一個晚會，太寒儉了不像樣子。」老張說着，從褲袋裏掏出一條新的手帕，揮了揮閃着亮光的皮鞋。

今天大家討論憲法草案。老張鄭重而又嚴肅地發表意見：

「你瞧，憲法草案上說公共財產不可侵犯。愛護和保衛公共財產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。規定的多具體，多好！我們每一個公民，必須愛護公共財產。公共財產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本錢。我過去、現在是這樣作了，今後還要保證百分之百地做到。」他非常讚美自己的發言，習慣地扶了扶金絲眼鏡的腳子，摸摸左胸上的十七鑽游泳錶，瞧了瞧自己的襯衣和長褲，剛想爲自己的發言和新裝表示一下滿意的微笑，突然想起一件窩囊事兒：「唉！真差勁，屋子裏連塊穿衣鏡也沒有，想瞧瞧新衣服是不是合身都辦不到，真差勁！」

這時候，院子裏響起了一片嘍叫聲和奔跑的脚步聲，有人喊着：「第三車間着火了！」

...

屋裏的人丟開了書本就往外跑，老張跟着跑了幾步，却突然站住了，摸了摸自己的新衣服，想着：「穿這樣的衣服，哪兒能去救火呀！這不是糟踏財產嗎？」他回頭瞧了瞧，屋子裏早就空了，這才無可奈何地又跟着去了。

「唉呀，這屋子裏的貴重器材可不少哇！」老張遠遠地站着，也在着急。他瞧見許多工人都趕緊地救火，便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我也得去救火，不然的話，別人一定要說我是落後分子了。」說着，他向前跑去。風一吹，紡綢襯衣在他身上飄動，感覺到了這點，他停住了脚，捻了捻襯衣和長褲，想道：「我不能這樣去！衣服也是財產呀！可是火……對，先換了衣服再救火去！」想着，撒脚就往宿舍跑。

進了宿舍，老張趕忙脫下了白紡綢襯衣和派力司長褲，剛想動手把衣服疊起來，又想到太費時間了，順手抄起把擲子，把床擲了擲，把「新裝」放下，又迅速地由床下拉出衣箱，慌忙地開鎖掀蓋，從上到下翻了一遍，急得豆大汗珠往下淌，又悔又恨地自言自語說：「幹嘛不早預備一套破衣服？穿這件華達呢的吧？不行，太可惜了！穿這件卡嘰的吧？也太可惜了！唉呀！怎麼辦哪？」老張蹲在箱子旁邊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

等到翻到箱子的最下層，不禁喜上眉梢，他從箱子底下找出一件解放前常穿的夏布大褂，因為解放後不流行了，長期得不到主人的寵愛，已經變色了，被放在箱子底下作墊頭。他急急地穿了起來。

「唉呀！可沒有救火穿的褲子呀！怎麼辦呢？有了，就光着腿吧，火烤着太熱。」剛要